

Doi: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5.06.001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徐鲲,赵昕翌.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295-307. Doi: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5.06.001.



Citation Format: Xu Kun, Zhao Xinyi. Research on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o promote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6(2):295-307. Doi: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5.06.001.

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

徐 鲲,赵昕翌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于加强“中国特色”的思想特质研究。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实现农业高质高效的农业现代化为发展支撑点,以实现乡村宜居宜业的农村现代化为发展着力点,以实现农民富裕富足的农民现代化为发展出发点,以城乡融合发展贯通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征是小农户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产业—生态”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十五五”时期正处于城乡融合发展新的历史基点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要实现要素互通、空间重塑和样态创新的重要转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组织“小农户”对接“大生产”“大市场”“大国家”,构建现代农业、引导有效市场、凝聚有为政府,形成化解结构性矛盾的外循环机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经济共生机制和集体共治模式,引导农民现代化发展,形成以培育农民主体力量为核心的内循环机制。城乡融合发展赋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的内外循环机制是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保障。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充分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优势,是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可行道路。一是坚持党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领导,强化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政治保障;二是坚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三是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优化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驱动力;四是要坚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绿色导向,发展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新质生产力。

关键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十五五”时期;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城乡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6)02-0295-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生态振兴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24BKS079)

作者简介:徐鲲,博士,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Email: xk7615@163.com。

一、问题的提出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1]。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2]274},并明确“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推进”^{[2]276}。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3],“我国农村、农业、农民如何进入现代化,需要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路”^[4]。“走自己的路”关键在于加强“中国特色”的思想特质研究,立足“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机遇、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根本地位、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运用到“三农”工作实践之中,开拓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创新空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明了“三农”工作破题的关键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把“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摆在重要位置^[5]。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进一步强调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面向“十五五”时期,必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1]。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手段,有助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保障农民走向共同富裕、加快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乡村经济多元化、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十五五”时期正处于城乡融合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城乡共同繁荣发展成果更广泛、更深刻惠及全体人民,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激活乡村地域性资源和吸引城市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乡村流动提供了现实可能,使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成为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条可行道路。基于此,在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开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研究尤为必要。

近年来,学术界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农业高质高效的研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始终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稳定基础^[6]。在供给保障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土地联合和劳动联合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7],增强了粮食和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8]。在科技装备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升级农业科技装备的职能,促进农业生产模式向机械化、科技化转型^[9]。在经营体系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共同生产、统一经营、价值共创模式,构建了三产融合的农业经营体系^[10]。在产业韧性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坚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优势的原则,因地制宜发展资产租赁型^[11]、村企合作经营型^[12]、电子商务型^[13]、农旅融合型^[14]等模式,克服小农户经营同质化、盲目性等问题。在竞争能力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相较于个体农户有着更强的市场竞争力,能够有效降低个体农户的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15]。二是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宜居宜业的研究。在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提升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16],有效供给农村基础生活设施,弥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短板^[17]。在创造农村就业机会方面,个人难以实现乡村建设目标^[18],需要开放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结构,促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19],拓宽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的选择^[20]。在改善农村社会环境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维持乡村稳定安宁的重要保障^[21],能够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22],为乡村治理提供财力、主体、组织支持^[23],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4]。在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方面,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拥有承接城市资源下乡的独特优势^[25],可将其纳入城乡大循环之中^[26],依据集体土地资本化和劳动力市场化的不同程度,创新分配型、中介型、社会型集体经济运行机制^[27]。三是关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农民富裕富足的研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公有制性质决定其能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成为帮助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经济形态^[28]。在农民物质富裕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目标是高效率公平^[29],兼具经济性和社会性^[30],不仅能够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31],还具有保障弱势群体收益分配的优势^[32],对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超过1%的直接贡献^[33],切实提升农民的物质富裕水平。在农民精神富足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增加农民的公共服务福利供给^[34],嵌入情感记忆和文化符号所形成的非经济资源^[35],促进集体认同塑造,助力村庄情感共同体构建^[36],不断提高农民幸福感和归属感,在促进农民精神富足过程中发挥正向作用^[37]。

上述研究论证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推动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美好愿景实现,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借鉴。但现有研究对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创新发展研究不足,缺少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何以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机理研究,缺少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载体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具体路径研究。本文将探析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着力阐释“十五五”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机理,论证城乡融合发展赋能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克服小农户与大生产、大市场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如何培育农民主体力量,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

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及特征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决“三农”难题的历程,是以人民为中心而发展农业、建设农村、解放农民的历程,是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同步的中国式现代化追寻。我国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探索经历了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苏联经验为范本”的初步探索到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点强调“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农业现代化的道路”的自主探索,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系统探索,实现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跨越发展。

(一)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聚焦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以实现农业高质高效的农业现代化为发展支撑点,以实现乡村宜居宜业的农村现代化为发展着力点,以实现农民富裕富足的农民现代化为发展出发点,以城乡融合发展贯通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

1. 以实现农业高质高效的农业现代化为发展支撑点

农业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天然依托,“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38]^[39],加快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实现农业高质高效的农业现代化,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支撑点。农业现代化是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将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作为主攻方向,最终实现从传统农业向农业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变迁的过程。其首要任务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其推进重点是以市场为导向,构建组织体系完善、市场运作高效、产业布局合理、产品功能多元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用现代科技服务农业,用现代物质装备农业,用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构建具有机械化、标准化、良种化、智慧化等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回答“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好地”的时代之问,“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

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38]71}。

2. 以实现乡村宜居宜业的农村现代化为发展着力点

目前,除城镇建成区之外的乡村空间约占全国陆地国土空间的98%^[39]，“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38]394},实现乡村宜居宜业的农村现代化,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着力点。农村现代化是从传统农村向宜居宜业的现代农村转型的过程,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基础,侧重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最终实现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的目标。“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体现在公共资源配置上”^{[40]40}。要聚焦完善农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和改造农村村容村貌,加快实现生态宜居的目标。同时,将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形成的参与机制和乡村治理模式,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同农民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实现治理有效和乡风文明的目标。

3. 以实现农民富裕富足的农民现代化为发展出发点

长期占中国户籍人口比重最大的群体是农民,“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38]394},实现农民富裕富足的农民现代化,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出发点。农民现代化是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落脚于农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本质是为了促进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最终使农民成为现代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41]没有物质财富的充分积累就无法实现农民现代化的目标,要以共同富裕为导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同时,要坚持以高质量文化公共服务供给增强农民精神力量,丰盈农民精神生活。注重挖掘乡村本土文化,培育农民繁荣乡村文化的主体自觉性;通过组织引领农民参与集体行动,保障文化聚民的方向性;以农民参与的主动程度作为衡量指标,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匹配。

4. 以城乡融合发展贯通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3]中国共产党人充分理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赋能作用,充分认识只有以城乡融合发展贯通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最为坚实的“三农”根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42]。“十五五”时期,要重塑新型城乡关系,消除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梗阻,促进人才、土地、资金、技术等关键要素在城乡的互动与配置,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进而释放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的发展潜能。要抓住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坚持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打造大农业产业链,改善乡村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保障和改善民生,最终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实现城乡共同繁荣。

(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征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结合中国国情、农情和民情,可以概括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小农户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产业—生态”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代化。

1.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小农户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小农户占农业经营主体的比重在98%以上,户均土地经营规模仅7.8亩,仍处于“超小规模”的农业经营形态^[43]。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基础不同,小农户规模巨大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可选择的历史现实和亟待解决的突出难题。第一,小农户规模巨

大的现代化要坚持小农户的主体地位。小农户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和“蓄水池”^[44],在保障粮食安全、支持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等过程中承担重要角色。第二,小农户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现代小农不同于传统小农,具备组织化、社会化和国家化的特征^[45],使得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生产成本节约、农民发展能力提高成为可能。第三,小农户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应对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各种情况。根据全国老龄办的数据预测,2035年中国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37.7%,需要加速农村老年人生产、生活适老化改造,释放长寿红利。第四,小农户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将我国从农业人口大国转变为农业人力资源强国。将巨量级小农户组织起来推动农民走向现代化,是实现小农户由“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的重要途径。

2.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四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40]^[44]我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与西方“资本至上”发展逻辑将人民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弱化、虚化的价值立场存在根本不同。第一,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全民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始终代表全体农民的根本利益,要“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40]^[44]。第二,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全面富裕,不是唯物质的富裕。“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一致的”^[46],要统筹保障农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多层次的需求。第三,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共建富裕,不是“等靠要”的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28次提及“奋斗”一词,鼓励营造经济共同创造、主体共同治理、收益共同分享的局面。第四,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渐进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同等的富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短板,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稳步推进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实现共同富裕。

3.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相协调的现代化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以新质生产力全面赋能,协调农业、农村、农民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是对西方现代化物质财富创造不可持续性与精神文明供给不协调性的超越。第一,农业全面升级的现代化关键在于以新质生产力释放农业生产力效能。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和绿色生产力的基础作用,通过对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创新实现农业领域的技术革新。第二,农村全面进步的现代化重点在于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乡村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以高端化助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以绿色化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以智慧化构建乡村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三,农民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核心在于以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提升农民的劳动技能和生产经营能力,数字新质生产力有效培育农民科技意识和现代化观念。同时,人文经济创新了以精神文明推进物质文明的进路^[47],能够驱动新质生产力激发农民主体性、涵养农民人文精神。第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是“三个全面”协调推进的现代化。农业是本体,农民是主体,农村是载体,三者协调推进才能以系统观念整体把握“三农”工作。

4.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人—产业—生态”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史是对自然界极限破坏的历史,将资本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标尺,走的是轻视自然、支配自然、破坏自然的歧路。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站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高度,旨在实现“人—产业—生态”和谐共生。第一,“人—产业—生态”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彰显人民性的价值理念。坚持生态为民,让农民享受到更多环境权益;坚持生态富民,让绿色生态成为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和增进农民福祉的最大优势。第二,“人—产业—生态”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蕴含中

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万物一体”的系统观、“天材之利”的发展观等思想是现代化发展的生态精神向度。第三,“人—产业—生态”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相结合。产业生态化强调资源减量、环境减排等生态化因素,生态产业化强调资源增值、产业增质等产业化因素,二者协同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第四,“人—产业—生态”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新发展绿色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相容的双重优势^[48],能够突破资源约束、优化传统产业。

5.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代化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否定对外扩张、掠夺的殖民老路,超越依附或寄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弯路,走出和平崛起、共同繁荣的现代化新路。第一,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和平的现代化。对弱小民族和国家通过军事征伐和殖民扩张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非正义行径是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起点。而中国采取从“以农补工”到“以工补农”的发展战略,探索了一条通过工农互惠方式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正义道路。第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通过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主发展实现的,绝不走拉美和东亚部分国家通过出让主权和资源,依附西方国家以换取扶持的弯路。第三,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合作的现代化。加快农业农村国际合作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要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重点,推进建设贯穿亚欧非的农业农村国际经济大通道。第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共赢的现代化。采用“授人以渔”的对外农业援助方式提升当地农民自身发展能力、改善受援方粮食安全状况,以深化国际减贫交流合作的事实打破西方话语垄断。

三、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机理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作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战略部署,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始终是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改革内容。面向“十五五”时期,城乡融合发展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要素互通、空间重塑和样态创新等重要转变,促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充分发挥其在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组织“小农户”对接“大生产”“大市场”和“大国家”,构建现代农业、引导有效市场、凝聚有为政府,形成化解结构性矛盾的外循环机制;通过嵌入经济共生机制和集体共治模式,形成以培育农民主体力量为核心的内循环机制;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载体的内外循环机制是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保障。

(一)城乡融合发展赋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推动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城乡要素流动自由化、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均衡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化的过程^[49],在深刻变革城乡二元结构中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从封闭性向开放性、从聚焦村域向跨区域转型、从单一经济结构向经济多元化创新发展。

1. 要素互通:从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型

集体所有制并不意味着集体产权结构必然处于封闭状态^[50],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封闭运行模式与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性增强的趋势不协调,与城乡资源要素跨集体边界双向流动的需求不匹配,农村集体产权结构有序开放已成为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借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契机,推动农用地、宅基地、经营性建设用地、非土地经营性资产等领域改革。在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适度转变集体产权配置状态,打破集体产权结构的

成员封闭性,让从城市向乡村流动的、对集体长期作出贡献的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逐步享受同等权益,让土地不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退出或进城而闲置。以人口的双向流动引导城市资本、经营管理、科技教育等要素在城乡间互通,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才结构和发展资源,满足集体经济开放性的转型需求,逐步形成多元化、混合型的市场经营主体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2. 空间重塑:从聚焦村域向跨区域转型

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村庄居民与集体成员高度重合,聚焦村域发展,侧重于整合村域内的资源资产,忽视了城乡互动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而现阶段城乡人口流动加速,集体成员和村庄居民的重合度降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呈现脱域性转变^[51],探索通过跨村、镇、县乃至更大范围的抱团发展模式,打破行政分割局面,发挥要素集聚效益,完成个体农户不能完成的大范围资源调配。空间重塑过程中主要形成两种合作框架:一是基于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资源相似的跨村联建模式,发挥村集体经济联合的规模效应;二是基于城市与乡村互动的双向性,将集体资源整合配置到新型城镇化建设之中,在城乡资源双向流动中发展县域城乡抱团模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从聚焦村域向跨区域转型,实现了从地理空间到经济能力的全方位拓展,探索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表达新范式。

3. 样态创新:从单一经济结构向经济多元化转型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要求,三者系统集成赋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改变过往以农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在工农互促、城乡互补中实现经济多元化的实践样态创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依托组织优势广泛参与和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发展城市配套型集体经济,拓宽农民进城就业渠道。搭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平台上,以集体资金投资或回购厂房、不动产等,发展飞地经济共建产业园区;通过党组织领办物业公司,承包城市绿化工程或小区、企业的清洁、维护等业务,在城市服务中实现创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挖掘乡村多功能价值,满足城市居民环境消费需求,发展农旅融合型集体经济,让农民在本地实现非农就业。农旅融合开发不以单一的土地资源为主,而是将空气、河湖、林草等生态资源和风俗、饮食、建筑等人文资源转化为发展红利,创新休闲、康养、研学、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新产业新业态。

(二)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外循环机制化解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

开启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让农业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同步发展,对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和战略纵深意义重大。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在于系统化解小农户难以有效衔接现代农业发展、规模庞大且结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挤压小农户生存发展空间、国家直接对接小农户导致管理与服务交易成本极高的结构性矛盾。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将“小农户”组织起来对接“大生产”“大市场”和“大国家”形成城乡互动的外循环机制,能够有效化解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

1. “小农户”对接“大生产”构建现代农业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小农户”和“大生产”平稳对接的载体,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城乡融合进程中,促进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逐步实现城乡机会平等,推动农业生产要素实现从量到质的跃迁。一是土地要素以规模化摆脱细碎化困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打破传统“村自为界、户自为界”的发展格局,通过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引导土地资源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理、有序、规范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第二个飞跃”实现。二是资本要素以集体聚合代替家庭积累。以家庭为单位的资本积累过于分散容易导致集体经济空壳化,同时“小农户”生产规模过小也不足以撬动金融服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挥规模优势畅通城乡资本投资渠道,通过集体平台将政府、金融机构、商业资本、集体和个体农户等多方资金聚合共谋现代农业发展。三是技术要素以科技创新赋能

现代农业。小农户分散的生产方式已难以满足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整合土地和资金要素后,能够统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率、增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力、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面,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2. “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引导有效市场

“小农户”作为农村经济的主体短期内难以破除信息不对称、经营规模悬殊、规则制定被动等发展约束,仍不具备完全的市场竞争能力。将农村经济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有效性,必须引导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小农户”与市场经济并轨。一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降低农民生产经营成本,帮助农民进入市场。农民独立进入市场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经营成本,考验农民对预付资本的承受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和寻求金融服务,为农民承担市场收益的前期成本,降低农民进入市场的风险。二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公司化运营,带动农民融入市场。在城乡经济循环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吸引外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优化组织运行水平,弥补集体经济市场化经营的缺失,使得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改革成为可能,将农民全方位纳入公司化运营的改革轨道之中是农民融入市场的契机。三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赋能农民适应市场。农民在市场经营中亲身涉入、参与管理、作出决策,组织能力、生产技术能力和市场经营能力得到提高,使农民真正适应市场竞争,成为有技术、懂市场、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3. “小农户”对接“大国家”凝聚有为政府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国家扶助项目和城市公共资源加速向农村延伸。“小农户”缺乏承接扶助项目和整合公共资源的能力,与此同时,出现一些为套取财政津贴而虚假合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使本该农民受益的治理资源被“精英俘获”。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小农户”和“大国家”对接的载体具有以下优势。一是精准匹配资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党在农村基层执政的根基,能够配置政府为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而投入的资源,让各级政府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地转化,保障国家资源有效传递到集体和农民手中。二是降低治理成本。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自愿联合的共同体,相较于政府部门更精准地了解组织内成员需求和区域内公共服务困境,既有能力经过统一经营实现资源增值,又能在明晰集体意愿后再分配至农民手中或服务于公共治理,彰显政府调控的有为性。三是实现帮扶贫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发展包容性,能够填补市场机制无法调控的领域,特别是在保障社会公平方面有着外部主体介入农村经济所不具备的属性。通过集体收益积累设立专项公益金,重点扶持因病、因老、因学等可能返贫的弱势群体,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目标愿景实现。

(三)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循环机制培育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力量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农民同时被赋予农村建设主人和城市建设主人的双重角色。以农民为主体重塑城乡关系,要重新审视在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进程中农民作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了从聚焦村域向跨区域转型,兼具联合农民增收致富的经济功能和组织农民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功能,能够让农民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之中创新经济共生和集体共治的内循环机制,是契合发挥农民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主体作用内在需求的组织载体。

1. 保障逻辑:经济共生机制

传统农村集体经济仅强调个体与集体共富,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则兼顾个体与集体、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繁荣,在经济共生中促进农民实现物质层面现代化,为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经济保障。一是联结农民做大集体共同利益。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将规模化的统一生产和市场化的

专业经营相结合,实现农户生产经营风险最小化和集体经济收益最大化,推动个体与集体发展共赢,塑造农民利益联结共同体,这是经济共生机制运行的前提。二是联动城乡开拓经济共生空间。《决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3]。“高水平”意味着必须补齐农村经济的短板,正视农业产业特性、农村地域特性和农民主体特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县城城乡融合发展中为适应市场机制开放和要素畅通流动的要求,形成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和混合所有制等多种经济形态,能够吸纳现代要素,发挥其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优势。三是合理分配兼顾各方利益。赋予农民财产权益是激励农民参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强调成员身份平等绝不意味着执行平均主义,对于有特别贡献的成员,要进行适度的收益分配奖励以激发主体创造性;对于弱势群体不但不排斥还要给予适当的倾斜关照,彰显体制优势。

2. 治理逻辑:集体共治模式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将可能存在原子化倾向的农民凝聚在一起,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到城乡融合治理的过程中实现从“三治融合”向“四治融合”的治理体系创新,促进农民在集体共治中凝聚合力,提高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治理能力。一是以法治为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回应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殊性,对成员确认、组织登记、治理结构、经营管理、收益分配等作出明确规定,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现代化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法律依据。二是以自治为基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自治重心下移,通过成员代表大会等形式确保农民能够参与到集体事务的管理、决策和监督之中。做到赋权于民,超越传统村庄社会的封闭性,不断改善基层政治文化生态。三是以德治为依托。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集中反映的德治功效具有超越文化的意义,在熟人社会中形成的村规民约和道德习俗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集体共治的依托,协同实施地域内普遍认同的非正式制度能够提升治理效率。四是以智治为支撑。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需求,灵活设置数字化模块;通过技术赋能加快建设城乡信息一体化平台,实现城乡信息共享和要素互补;丰富数字应用场景,实现智慧党建、智慧产业、智慧农旅等多领域精准智治。

四、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

探寻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径,是推动《建议》决策部署持续落地见效的重要举措,集中体现《决定》中“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3]的方法论原则。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城乡关系的重塑是其中最大的动态因素,“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必须充分考量城乡融合发展带来的全局性变化;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城乡融合发展中被赋予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使得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内在一致性,“更加注重突出重点”即牢牢把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这一关键载体;“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则强调以实践观点真正解决现实问题,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从党的领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绿色导向等方面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实效突破的路径。

(一) 坚持党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领导,强化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政治保障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无论是“烟台模式”还是“塘约模式”都表明,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扎实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一是优选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肩负着把脉定向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责任。在内培方面,尽可能挖掘出本地政治过硬、群众认可、能力突出和德才兼备的优秀

人才。在外引方面,鼓励按照因村选人、因人定村的原则,从城市选派一批拥有较高政策水平和实践经验且愿意担任指导员的干部。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建立因地制宜、科学有效、形式多样的培训体系,切实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二是党建引领提升集体经济实力。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动力。注重建设企业党支部和退休工人党支部,依托其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推动社会资源在农村落地扎根;探索党支部领办集体经济模式,将党建与城市中物业、服务等元素相融合,创新城市服务功能,开拓集体经济发展空间。三是完善基层党组织的激励约束机制。科学的奖惩机制是强化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政治保障的内在要求。要让基层干部在物质奖励上有回报,在政治待遇上有提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敢闯敢干的带头人在改革中的失误。同时,要制定考核标准、健全民主评议,强化监督管理以规范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操守,实行动态管理以增强干部队伍的自我革新能力。

(二)坚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时期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现代化转型机遇与挑战并存,土地资源如何拓展、产权结构是否开放、要素配置何以高效等问题束缚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40]64}。一是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重点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推进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以适度规模经营筑牢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土地根基;优化土地管理,扩大入市范围,明确入市交易规则,统一入市交易方式,完善入市收益分配方案,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改变农村集体土地在市场交易中的弱势地位。二是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确农民和集体的资源资产权属关系,开展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规范化建设试点,着力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以农村集体产权结构的有序开放释放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动力。三是要深化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速资源、资产和资金盘活,开展“三资”清理,构建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机制,创新农村金融市场产品和服务,推动过去无法交易、难以进入市场的资源资产实现新价值。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行政区域划分对要素流动的双重桎梏,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公平配置,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朝着开放化、市场化转型,以城乡联动改革激活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素双向流动。

(三)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优化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驱动力

“十五五”时期,教育、科技、人才是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市带动和输入乡村的核心资源,但乡村不是机械的接受者,而是要通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搭建城市教育、科技、人才力量与乡村主体集成发展的通道,共同形成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驱动力。一是通过农村教育转变农民发展思路推动农民现代化。集体经济组织承接城市教育资源,通过教育培训或文化服务等形式,变革农民生产方式,帮助农民更好地处置土地、应用技术和适应市场;改变农民生活方式,推动农民优化职业结构、释放闲暇时间和增添现代设备;改造农民思想观念,激发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教育期望、平等意识和进取精神,培育农民现代化思维。二是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赋能农业现代化^[52]。面向农业发展需求,立足服务农民本质,提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主动吸纳城市科技创新资源,组织科技下乡推广服务,指导农民从事生产活动,实现科技创新赋能农民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三是促进乡村人才振兴推动农村现代化。创新城市人才吸引方式,赋予引进的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等人才一定的集体股收益分配权,使人才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成利益共同体。探索青年人才培养模式,落实“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试行“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以订单式的培养模式精准满足当地人才需求。完善本土人才回归方案,用乡情乡愁

感召人、用薪资待遇留住人,重点关注具有城市创业或大型企业工作经历的市场能人和技术能人。

(四) 坚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绿色导向,发展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53]可见,“十五五”时期,良好的乡村生态资源既是乡村发展的最大优势,又是城市居民面向乡村消费的最大需求。但因其产权的公共性和利益的共享性,亟须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产业绿色转型和生态资源价值化的载体纳入生态文明治理体系之中,实现生态优势与发展优势的互动转化,充分释放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农业新质生产力。一是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坚持生态为民的人民情怀,帮助农民树立绿色生态意识,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帮助农民提高绿色生产技能,让农民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增加经济效益,在正向激励中转变思维方式形成绿色发展理念,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可持续发展。二是注重对农业生产中的生态要素进行控制与监测。通过农业技术升级和集约经营方式,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清洁化、节约化的能力;运用数字技术构建覆盖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生态监测体系,守护区域内土壤、空气、水源、森林等生态要素;充分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科技效能,改善乡村居民生活环境,满足城市居民绿色消费需求^[54-55]。三是开启乡村产业生态化转型。乡村生态资源已然成为可以与城市经济互动、交换的消费资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加速整合区域生态资源,挖掘当地人文特色,不断开发休闲、康养、研学等乡村旅游产品,彰显休闲体验、生态意蕴、文化传承等乡村价值,推动单一产业向农旅融合等“产业—生态”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综合业态转型。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25-10-29(01).
- [2] 习近平. 论“三农”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25-02-24(01).
- [4] 杜润生. 杜润生文集(1980—2008)[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1154.
- [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01).
- [6] 孙乐强. 农民土地问题与中国道路选择的历史逻辑:透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一个重要维度[J]. 中国社会科学,2021(6):49-76,205.
- [7] 刘儒,郭提超.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与路径优化[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28-40.
- [8] 栾江.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助力中国特色农业强国建设:作用机理与路径选择[J]. 天津社会科学,2024(3):57-67.
- [9] 李文嘉,李蕊.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 人民论坛,2023(15):56-58.
- [10] 张梅梅,吴春梅. 共同富裕导向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普惠共享与价值共创[J]. 农村经济,2024(5):43-54.
- [11] 苑鹏,刘同山. 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路径和政策建议:基于我国部分村庄的调查[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10):23-28,91.
- [12] 刘玉侠,杨真. 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实践类型与优化路径[J]. 江淮论坛,2022(4):38-45.
- [13] 张新文,杜永康. 集体经济引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态、经验透视与创新路径:基于江苏“共同富裕百村实践”的乡村建设经验[J]. 经济学家,2022(6):88-97.
- [14] 赵黎.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双案例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23(8):60-83.
- [15] 徐鹏杰.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产业融合发展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 财经科学,2023(12):68-81.
- [16] 张凡,邵俊杰,周力. 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1):118-126.
- [17] 魏建. 新型集体经济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2(3):13-22.
- [18] 文丰安,陈明月.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共同富裕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245-259.
- [19] 叶兴庆. 迈向2035年的中国乡村:愿景、挑战与策略[J]. 管理世界,2021(4):98-112.
- [20] 陈锡文. 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J]. 农业经济问题,2022(5):4-9.
- [21] 温铁军,罗士轩,马黎. 资源特征、财政杠杆与新型集体经济重构[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52-

- 61,226.
- [22] 龚云. 新时代要高度重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3):18-26,155.
- [23] 叶娟丽,曾红.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基于山东X村与广东Z村的案例研究[J]. 探索,2023(2):127-140.
- [24] 高鸣,魏佳朔,宋洪远.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战略构想与政策优化[J]. 改革,2021(9):121-133.
- [25] 张克俊,付宗平.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理论阐释、实践模式与思考建议[J]. 东岳论丛,2022(10):105-114,192-193.
- [26] 陈冬仿. 共同富裕视域下发展壮大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依据与策略[J]. 江汉论坛,2024(6):21-26.
- [27] 孙敏. 城乡关系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类型及其运作逻辑[J]. 社会科学,2024(3):153-165.
- [28] 陈健. 新发展阶段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研究[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12):54-64.
- [29] 刘承,范建刚.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分配的双重逻辑、四种样态与平衡机制[J]. 财经科学,2025(4):48-59.
- [30] 卢祥波. 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农村集体经济:双重属性与平衡机制:以四川省宝村为例[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23-32.
- [31] 葛宣冲. 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理论内涵与实践创新[J]. 现代经济探讨,2023(12):117-125.
- [32] 罗必良,耿鹏鹏. 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J]. 社会科学战线,2024(6):54-73,281.
- [33] 丁忠兵,苑鹏.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促进共同富裕的贡献研究[J]. 农村经济,2022(5):1-10.
- [34] 王惠林,张卫国. 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组织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基于山东省招远市D村的实证调查[J]. 求实,2023(6):92-106,110.
- [35] 谢治菊,黄美仪.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何以有效运行:基于三种实践模式的探索性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25(2):3-25.
- [36] 李斌.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集聚提升类村庄情感共同体建构:基于关中平原S村的调查[J]. 探索,2023(2):141-151.
- [37] 孙雪峰,张凡. 农村集体经济的富民效应研究:基于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双重视角[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183-194.
- [38]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39] 李周,温铁军,魏后凯,等.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专家深度解读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精神[J]. 中国农村经济,2021(4):2-20.
- [4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41] 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N]. 人民日报,2018-06-15(01).
- [4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8.
- [43]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R/OL]. [2025-06-20]. 国家统计局,https://www.stats.gov.cn/search/s?qt=《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 [44] 贺雪峰,印子.“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兼评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2):45-65.
- [45] 陈军亚. 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J]. 中国社会科学,2019(12):82-99,201.
- [46]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求是,2021(20):4-8.
- [47] 周绍东,李靖. 人文经济学视阈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24(5):93-104.
- [48] 董直庆,王辉. 城市财富与绿色技术选择[J]. 经济研究,2021(4):143-159.
- [49] 魏后凯. 深刻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内涵[J]. 中国农村经济,2020(6):5-8.
- [50] 叶兴庆. 扩大农村集体产权结构开放性必须迈过三道坎[J]. 中国农村观察,2019(3):2-11.
- [51] 高强,崔文超. 从封闭到开放: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2-12.
- [52] 樊艳翔,贺苗,褚星波,等. 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教育—科技—人才耦合协调发展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化水平的中介效应[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44-163.
- [5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01).
- [54] 柳思,董军.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研究: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

156-168.

[55] 柳思,董军. 科技创新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生态要素研究:对“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思考[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 303-316.

Research on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o promote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Xu Kun, Zhao Xinyi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Accelerat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o bett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ies in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 trait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akes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with high quality and high efficiency as the support point,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with livable and workable countryside as the focus point, the modernization of farmers with rich and prosperous farmer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the link between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and modernization of farmer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modernization of small farmers on a huge scale,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farmers, the moderniz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nabling the overall upgrading of agriculture,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rural areas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farmer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people-industry-ecolog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win-win situation.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tressed tha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has a major bearing 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a whole and the outcomes it delivers. The period of the 15th Five-Year Plan is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should achieve an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in terms of element interoperability, spatial reshaping and pattern innovation. By organizing small farmers to connect with big production, big market and big country, it builds modern agriculture, guides efficient market and creates effective government, forming an outer-cycle mechanism to resolv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embedded in the economic symbiosis mechanism and collective co-governance mode to guide the modernization of farmers, forming an inner-cycle mechanism centred on fostering the main strength of farmer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r mechanism constructed by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empowered by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a guaran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s a feasible way to promote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First, we must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Second, we should insist on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o empow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ird,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to optimize the key driving forc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Fourth,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green orientation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develop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责任编辑 彭建国)